

大禪九宮圖

古龍

第一章

妓院喋血

翌日啦！

今乌西坠，玉兔东升。

繁华如水，泻满洛城。

楼阁、酒馆、客棧一片灯火辉煌，洛阳城闹得代工部。
红灯笼、街道上人头攒动，热闹异常。

洛城有各邨尔闻名的花柳巷，秦楼楚馆比繁华盛，京
里之遙，约有三十余座青楼妓院，其中包括有名的妓院，
“聚花楼”。

院中女子，不但个个美如天仙，且能歌且舞，而且个
个会歌舞，甚至有精通诗文，真得是才子佳人。

“聚花楼”艳名远播中原大地，莫此行欢宴，且人，何
不在。一夜千金，奢侈挥霍，玉腕成双。

武林中之人皆知这聚花楼非一般，乃是江湖上的黑道妓院。

已近子夜午牌时分，楼院内依然是笙声管乐缭绕，灯红酒绿飘香。歌妓嫖客阵阵淫声浪语，嬉笑怒骂声，向楼外夜色中远远飘去。

几个乞丐从旁而一摇一晃地走过，抬头望着楼院内灯光闪亮处，泼口大骂几句，又“呸”地啐了一口，走去。

突然，一个黑衣人的身影倏然一闪。隐在院外一株母桂树下，双目在月色中精光闪闪。

黑衣人四处看了看，身形一掠，拔地三丈，冲天而起，飞上聚花楼顶，足尖堪堪落在瓦面上，毫无声息，曲身潜伏，竖耳谛听，又向楼内敞开口处望去。

黑衣人象似在搜索什么人，忽见他翻墙越脊，身轻如同狸猫。

从他玄诡怪异，快逾闪电的身形看出，黑衣人轻功造诣，已达绝顶。

黑衣人又是几个矫健的起落，他要夜查妓楼各房间。

一对对野鸳鸯巫山云雨的春宫图被他尽收眼底，黑衣人不禁心头乱跳，但他想到来此目的，立即收住淫欲，臂轻轻一摇，身躯悬空，平飞到一丈外的阁楼上。

黑衣人眯眼一望，楼阁内灯光闪烁，由内传话声，混杂着女子格格娇笑，异常刺耳。

黑衣人不假思索，一个飞身越上了阁楼栏杆口处向内探望。

一股幽香扑鼻而来。阁楼小室中，两个灯笼照耀。摆设华丽的桌面上，堆满糖果、名菜、名酒，人间美味佳肴。

更引人注目的是，此室内放着三张精巧别致的檀木床。令人称奇的是床上坐着三个穿红黄绿的少女，均是丽质美人，面艳桃花，薄施唇粉，楚楚动人。

玉体飘香，幽兰荡漾。在三个绝色少女身旁，坐着一个美艳妇人。

这美艳妇人已届三十，体态丰满，肌肤如雪，服饰华丽，珠光宝气，搔首弄姿，风流万千。

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这四个绝色佳人都和一个丑陋无比的秃头大汉搅在一起调笑弄情。

秃头大汉毛茸茸的躯体上，刺着“三龙绕体”图。

黑衣人认出，这秃头大汉乃是“三龙会”之人。

三龙会在江湖上恶名昭昭、淫凶无比。专以渔猎女色为乐，神偷大盗闻名。真是罪行累累，擢发难数。

美艳妇人纤指举杯，乳峰半露，淫媚一笑道：

“巴舵主，三日前想求一事，今天仍不好启齿。”

秃头大汉已是酒色晕头，朗声道：

“百大姐，何必客气，这些年来，你有所求，我必有所求。况且偷盗也是百大姐本行吗！”

巴舵主，秃头大汉朗声大笑，抱着百大姐亲吻一下。那对秃头大汉酒后狂言很气愤，玉臂一推，把秃头一边。

阁楼窗下黑衣人吃了一惊。原来这秃头大汉就是

江湖中三龙会第一舵主，野鹤秃僧巴哈拉。

这美艳妇人在这聚花楼妓院的鸨儿，人称勾魂狐狸百花娘。

百花娘身后大有靠山。试想，能在洛阳城花柳巷打开场子开妓院，没有靠山怎行。武林道上人都知道这百花娘后面的大掌柜，就是威震江湖的终南飞魔欧阳玉修。任凭什么市井无赖，江湖恶徒，都不敢来这聚花楼砸窑取乐。

黑衣人诧异的暗想道：

“江湖上只知晓百花娘作的是人肉生意，今天第一次听说，她还是偷盗之家，这妓院莫非也是盗贼之窝不成吗？”

那美艳妇人百花娘娇叱道：

“野鹤秃僧，别借酒胡说，敢揭老娘的底，小心你的秃头！”

野鹤秃僧哈哈淫笑，朗声道：

“夫人息怒……百大姐，想求于人，何必动怒，一家人，说说笑笑而已。你所求何物，尽管道来，本舵主当亲自前往，只要百大姐想要之物，就是龙肝凤胆，小弟也一定取来就是。”

百花娘这才露出媚笑，道：

“我说之物要比摘取龙肝凤胆还难，只怕巴舵主弄不来。”

野鹤秃僧傲声道：

“只管说来。”

百花娘肃声道：

“大禅九宫图。”

野鹤秃僧大骇，诧异道：

“大禅九宫图，是众家武林争求之物，里面玄奥莫深，你女流人家要它何干？”

百花娘娇叱道：

“巴舵主，你只说能弄来否？至于何因，与你无关！”

野鹤秃僧朗声道：

“本舵在三龙会的地位，就是靠神偷得来。除却天上的星星月亮不能摘取外，任凭世上何物，只要我想得来，随我所欲。”

言毕，双掌迎风一晃，百花娘和三少女身上所佩金钗一耳坠、玛瑙项链，转瞬间即落野鹤秃僧巴哈拉的手中。

百花娘与三少女看得目瞪口呆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野鹤秃僧傲然道：

“三日之内，我定将那大禅九宫图奉献给百大姐！”

百花娘喜得心花怒放。当着三少女的面扭动妩媚的娇躯扑进野鹤秃僧的怀中。

野鹤秃僧本是色中饿鬼，对美艳绝伦的百花娘早已垂涎。只因她是终南飞魔的爱妾，不敢轻易染指。

今日百花娘盛装艳抹，子夜相约，奉献香体，目的是为那大禅九宫图。

有多少武林豪杰为那大禅九宫图，折腰损命。想到这，他心一横，问道：

“百大姐，你必须告诉我，为什么江湖上都为这张大禅

九宫图奔波厮杀，死命索取，这张图究竟有何用途？”

百花娘媚态毕露，娇声道：

“有了这张图，就可去敦煌石窟……”

“去那里作甚？”

百花娘急急收住话头，怪异地娇声道：

“巴舵主，你将大禅九宫图弄来时，我再告诉你不迟。”

野鹤秃僧道：

“大禅九宫图，不知在何人手中。”

百花娘低声道：

“渭水道长林一飞手中。”

野鹤秃僧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一听渭水道长，江湖上闻其名而丧胆，去他那里偷大禅九宫图，无疑去虎口拔牙！

野鹤秃僧沉吟不语，一抬头看到百花娘那羊脂般玉体与姣媚的亮眸，低吟道：

“此番窃图，凶多吉少呀！”

野鹤秃僧摇首低吟。百花娘媚眼如电，轻展玉体，浪声呢喃；三少女娇声依依，曼语燕啼，一条条纤细玉臂轻轻搂住野鹤秃僧百般温柔。

花团丛中，众香包围。野鹤秃僧抵御不住美色诱惑。慨然接过三少女递过来的飘香美酒，一饮而尽，朗声道：

“壮士当为美人死，我去渭水道长那里一番，定将大禅九宫图窃来，奉献大姐！”

蓦然，一阵怪桀笑声传来，道：

“野鹤秃僧，你想为美人死，老夫成全你吧！”

“叭”一道强劲掌风拍来，势若奔雷，快捷无比。野鹤秃僧嚎叫一声，立即吐血身死！

渭水道长飘然而进。但见他一袭红袍，相貌奇古，白眉虎目，鹤发银须。大有叱咤武林，笑傲江湖之势。

百花娘与三少女凄叫数声，三龙会第一舵主野鹤秃僧，只在渭水道长一掌之下毙命，可见渭水道长武功修为已达绝顶，惊世骇俗。

渭水道长那掌风的千钧力道，内含玄机。只在瞬间，电光石火般击中野鹤秃僧致命重穴，整个头骨，已被洞穿。令人称绝惊叹！

渭水道长声似晨钟，道：

“百花娘与三位小姐莫要惊慌，老夫也是为大禅九宫图而来。”

言罢，竟泰然坐于檀香木床上。

三少女芳魂初定，香腮颤抖。

百花娘惊魂甫定，面绽笑容。她毕竟是黑道上武林中之人，此类场面亦曾见过。

百花娘略整衣装，施了个礼，道：

“不知渭水道长驾到，有失远迎，凤凰山一别，仙体安否？”

渭水道长，轻捻胡须，朗声笑道：

“多谢花娘挂念，一切平安。”

百花娘知晓，这渭水道长林一飞，乃当今奇人，身怀超绝武功，是黑白道上之人，更兼有盖世窃功，传说他曾

盗得皇玺玉印，玩摩数日，不日送还。

百花娘系盗贼恶首，对他崇仰已久。百花娘最崇尚的就是男盗女娼，她认为这才是正宗世界。

渭水道长声调怪异道：

“人常说洛阳聚花楼蛾眉粉黛三千，个个赛若天仙，今日一观，名不虚传！哈哈，老夫艳福匪浅！”

渭水道长那双如炬色眼，斜睨在三少女身上。

百花娘放下心来，没料到这渭水道长也是好色之徒。不禁心头暗喜，可又妒火中烧。这渭水道长，这么大年纪，却没把她的美貌放在眼里，只顾张望三位佳丽少女。

百花娘恨恨暗道：

“这老马还想叼几口嫩草！也罢，你要能把大禅九宫图献给老娘，三个小美人，随其所欲。”

转念想罢，百花娘纤纤素手一招，娇声道：

“渭水道长，你欲赏花寻芳，晚辈当竭心尽力，可……”

她俊眼飞瞟一下地上野鹤秃僧的尸体。

渭水道长朗声道：

“花娘想得对，老夫雅兴岂能让这块臭肉搅扰。”

言罢，从身上取下一小葫芦，从内倒出几粒仙丹，用手捻碎，撒在野鹤秃僧的尸体上。

肥大的野鹤秃僧尸体蓦然收缩，越收越小，最后化为一缕淡淡青烟，腾空散去。连地上的血水也化为乌有。

百花娘与三少女诧异锐啸，乍舌不已。

渭水道长得意道：

“这是我炼的化水蚀骨丹，莫说这野鹤秃僧的血肉之躯，饶是钢铁金属，碰上老夫这化水蚀骨丹，也定会化为乌有。”

渭水道长那双老色眼眯成细线，不停斜睨三少女的娇躯。

百花娘心知肚明，她恨不得这渭水道长倾刻掉进脂粉陷阱之中，然后乘机索取那大禅九宫图。

百花娘神采飞扬，娇声道：

“渭水道长想必早有耳闻，我们这聚花楼的姑娘个个标致漂亮，均是国色天香，我这三个义女更是美艳绝伦，我视为掌上明珠。”

渭水道长痴狂的目光，目不转睛的掠向三个天资姣丽，亭亭玉立的三少女。

百花娘娇声道：

“这穿粉红衣裤的是我的大女儿名唤红金珠，那穿墨绿衣裤的是我二女儿名唤绿白慈，那穿杏黄衣裤的是我的三女儿名唤黄念香。”

三个艳丽少女一一向渭水道长施礼。

百花娘又故意卖弄道：

“金珠弹琴，白慈斟酒，念香侍候道长。”

三个绝代美人听罢百花娘的分咐，个个去掉罗衫，轻移莲步，围在渭水道长身边。

渭水道长只觉香风弥漫，燕呢莺啼，轻歌靡靡，美酒

溢香，眼花缭乱，体软肉酥。

黄念香媚眼淫态，脱去那薄薄的胸衣，露出如脂如膏的雪白胸脯……

渭水道长蓦然一声暴喝道：

“那窗外房上的两位朋友，何不快快下来。共效于飞之乐？”

渭水道长冷芒如电的目光直视窗外勾檐之上。

窗外黑衣人大吃一惊，这渭水道长果然不是俗辈，他却发现自己藏匿窗外，心头不禁又一凛，暗想道：

“渭水道长说房上两位朋支，莫非还有一人不成？”黑衣人想罢，疾回首望去，只见房上一条黑影，身形一掠，凌空逝去。

那身形快似流星，一纵即逝。但黑衣人还是看清那掠去的身影，是个穿长袍的蒙面人。

黑衣人惊叹不已，自己伏在房上多时，却没查觉背后有人。真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这跟踪自己之人，是谁呢？

百花娘一听房上有人，吃惊不小，急将红金珠、绿白慈、黄念香隐在一边，以防不测，黑衣人伏在窗下进退两难。

渭水道长又阴冷暴喝道：

“朋友，为何不进来现身？让老夫看看你是何方之贼，竟敢偷窥老夫行春之色，看掌！”

一道千钧之力掌风卷起一股暴飚，电光石火飞向窗外。

渭水道长，此次用的是十二层真力，他想在众美人面前炫耀自己超绝的武功，想一掌拍死窗外黑衣人。

渭水道长发出的这一掌，乃是武林中上乘绝学，渭之“混元摄魂掌”，掌风凝重，气若奔雷，疾射黑衣人三十六重穴。

渭水道长想这黑衣人必死无疑，只能象野鹤秃僧一样，被他一掌毙命。

只听黑衣人暴喝一声，身形一鹤冲天，快捷无比地闪过渭水道长劈来的掌风。

渭水道长暗自惊叹，多少武林豪杰，都绝难逃出他这混元摄魂掌，而这黑衣人却能凌空飞跃，飘到另一房脊之上。

这时轰然一声巨响，渭水道长方才击空的掌风，竟把房梁击碎，小阁楼西北角立即坍塌，烟尘滚滚，瓦砾横飞。

百花娘急展轻功，掠着红金珠、绿白慈、黄念香的娇躯飞出楼外，摔落地上。

巨响中，震动了聚花楼各楼阁中的寻芳客和美妓们。他们个个嚎嚎怪叫，惊慌失措，不知发生何事，全都赤身裸体，抱头鼠窜，跑向院外。

渭水道长知晓今天遇上了劲敌对手，他好杀成性，岂能放过黑衣人。

一声暴喝，身形一掠，翻上楼顶。这一掠一翻，足以看出他武功造诣已达惊世骇俗。

黑衣人冷哼一声，从身后从容自若拔出一柄长剑，那

柄宝剑在夜空中闪出惨人冷芒，是柄青蛇剑，蛇头吐信，蛇尾生光，乃当世罕见之兵器。

楼下的男女，顾不得遮挡赤身裸体，只顾翘首张看楼顶之上，两位武林高手即将展开的血腥厮杀。

渭水道长怒叱道：“黑儿子，你也是为大禅九宫图而来吗？——请看，就在老夫身上。”

渭水道长想要激怒敌手，从身上掏出大禅九宫图，得意展开，又一阵狂笑，把图收回去。接着，他沉稳自傲地从身后取出一样怪兵器“须龙甩”。

这须龙甩其状怪异，仿佛是马尾巴，所奇的是每条长须在暗夜中磷光闪闪，熠熠生辉，令人胆寒。

渭水道长一摆须龙甩，道：

“黑儿子，报来你的名号，老夫手不死无名之鬼。”

黑衣人冷哼一声，不答话。一声炸雷似地暴喝，青蛇剑卷起一阵旋风，锐啸着直欺渭水道长劈了过去。

这一剑，力道雄厚，足可开山裂石，速度快捷，有如电光石火。

楼下院内男女发出一阵惊噓，所有人都看出，渭水道长如不疾闪，必定命丧黄泉。

渭水道长发出一声冷涩地怪笑，道：

“好剑法！黑儿子，你还用上了琵琶十三式剑法，看老夫的！”

渭水道长，不退不闪，精神抖擞，一摆须龙甩，疾迎而上。

“叭！”一声震天价响！金铁交鸣。青龙剑直捣须龙甩。

“啊！”撕心裂帛的大叫一声。

黑衣人被震得暴退三步，踉跄坐于房脊之上。两眼迸出哀怨奇光。渭水道长亦暴退三步，被剑力震得疾晃三匝，不过还是拿桩站稳，气色微红。轻喘一声，急运真气，虎目喷电。

黑衣人暗暗惊异：“这老贼武功果然高超，一眼即认出我用的琵琶十三式剑法！”于是他急换招式，又是先发制人，一剑迅捷递出。

这一剑更是玄奥无比，乃是剑道中最具上乘绝学，“蛟龙入海”。剑锋冷芒，已炼到登峰造极之境。双为真气直逼剑峰。气助剑力，剑借气威！

黑衣人将真气全部贯在剑刃之上，寒光如霜，恰似长空匹练，直取渭水道长咽喉要穴。

锐利无比的剑气破空呼啸，一闪之间，已近喉管。渭水道长没料到黑衣人剑术变化的如此之快，武学如此渊博，猛吃一惊，一个狮子摆头，堪堪躲过利剑。

锐利的剑刃已在他脖子上划出一道血痕。

“好险！”

渭水道长纵横江湖三十余年，从没遇上今夜这样高手。黑衣人这一剑已不是那琵琶十三式，这剑道变化之快，诡异玄奥。凌厉精湛，堪称江湖第一剑法！

渭水道长虽然勉强闪过黑衣人的这一剑，但已身心大骇！这黑衣人果真是世外高手。他不敢怠慢，急提真气，逼

至须龙甩，曲臂疾挥，施出毕生所学，一招“金网收雀”迅捷无比向那柄青蛇剑甩去。

“扑！”一声震天巨响！

“啊！”一阵龙吟虎啸！

须龙甩卷住青蛇剑，锐啸刺耳！兵器相搅，金铁交鸣，迸发火花，金星四溅，漫天飞舞——仿佛是节日升天的焰火，将聚花楼的天空，照耀得通红一片，五彩缤纷煞为壮观！

“好！”一阵欢呼，一阵喝彩，一阵惊叫。

地上的嫖客美妓全都光着屁股仰头观战，拍手叫好，组成人间一大奇观。

来聚花楼的寻芳客，大都是江湖浪子，精通武学，就是那些美艳娼妓，亦有些练家子。他们看出楼顶厮杀的二位，可算是当今武林第一高手。他们个个看得目瞪口呆，击掌叫好。

地上传来阵阵喝彩声，楼顶上二武林巨魔搏杀犹酣。他们精神倍增，逾战逾勇。

百花娘面色罩霜，低声道：

“金珠白慈，你等速去唤大掌柜的来。”

百花娘觉得，必须快快找来终南飞魔，才能制伏住这二个武林怪杰。

红金珠、绿白慈正仰头看得入迷。她们从没见过这般精彩搏杀的场面，恋恋不舍地离去。

二少女走后，百花娘对黄念香道：

“你速去找金伯伯，告诉他，大禅九宫图已有下落，让他速来，注意小心。这里我来照料。”

百花娘命三少女请聚花楼妓院后台，二位叱咤武林的魔头。一个是江湖上闻之丧胆的终南飞魔欧阳玉修，一个是行踪隐秘的金伯伯。这二人结为兄弟，义共生死，同时均和百花娘关系暧昧。

百花娘此刻担心的是那潜在房脊上的第二个蒙面长衫人。为何还没有现身？

她心中暗忖道：

“这黑衣人与那蒙面人是否同伙？可此时黑衣人与渭水道长拼杀，没讨得半点便宜，为何那蒙面人不施援手呢？”

百花娘百思不得其解。只盼三少女能速请来终南飞魔欧阳玉修与金伯伯。

这时，渭水道长与那黑衣人已过了九九八十一招，依然平分秋色。

他们从这座楼顶，又翻飞到另一座楼顶上，闪转腾挪，各施平生所学。青蛇剑影纷飞，须龙甩漫天飞舞，只杀得昏天黑地，日月无光，瓦砾纷飞，尘埃凄迷。

漫天剑影已经笼罩在两人的身躯，无法看出他们所出招式和他们的身影步法。

下面观战的人们，却感到一股冷风寒气从空中袭来，侵肌刺骨。

接连几声暴喝，只见那龙须甩缠着黑衣人的宝剑飞上空中。二人兵器骇然脱手，一道寒光，凌空掠去。如流星

追月，光艳耀目，瞬近在夜空中，奇光美景，大为壮观。

二人没了兵器，双双从楼顶上翻旋地上，各提真力，运掌发功。

掌影纷纷，血溅如雨。

二人均已负伤。

渭水道长脖子上流着鲜血，黑衣人耳朵已少一个。但二人全然不顾，浴血奋战，已杀红了双眼，都想尽快致对方于死地。

百花娘急得香汗淋漓，三个女儿为何还没请来终南飞魔欧阳玉修和金伯伯。

她急移莲步，去聚花楼后门打探。

百花娘一出月洞门，蓦然见墙角之下有两个白乎乎的东西，横卧在那里。

百花娘乃是终南飞魔欧阳玉修的爱妾，平时练就一身好武功。

她疾从身后抽出弯月刀，向那两个白乎乎的东西移近。定目一看，百花娘“呀”地惊叫一声。那白乎乎的东西，竟是横卧在那里的两具尸体！

一个是红金珠，另一个是绿白慈！

蓦然，百花娘见墙角的另一端，象有人影蹲伏于地上，晃动着，又隐隐听到一女子惊叱声。

百花娘一声娇叱道：“谁？”

百花娘手持弯月刀，向那黑影疾掠，又飞起一刀，只听一声惨叫，那黑影拔地三丈，凌空遁去。